

往事如昨

饮饌琐记

三十三年之梦

土灶炖土豆

尹浩洋

孙俊强

我经常做梦，很多灵感来自梦中，养成了清晨早起赶紧写作的习惯。梦中的我，拥有超凡的弹跳甚至飞翔能力。很多次，在梦中我只要轻点土地、房檐甚或悬崖边缘，身体就会轻盈地弹跳起来，直至在空中翱翔俯瞰。脚下的景物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旧时的城郭、老街道与行人，一种是我喜爱的崇山峻岭。可是，梦中的我从来没在海上飞过，大概是海上找不到腾跃起飞的着力点吧。

9月21日下午，我却真的在海上“飞”了起来，而且飞得十分稳健踏实。这飞跃的地点，就是中铁渤海3号巨轮。这简直如同梦境，因为脚下几十米处就是湛蓝的大海。为什么会有飞翔的感觉？不仅仅是海水在我脚下，更因为在脚下的海水间，我看到一列列火车车厢涌进了巨大的船舱——中铁渤海3号巨轮是一艘可以装载50多节车厢的铁路轮渡船。

不由想起2006年这条铁路轮渡第一次通车时，现场一位老朋友跟我形容这艘大船，他说，这真是一个奇特的大家伙！原本1800多公里的陆地行程，这艘船装载着50多节车厢，只航行185公里，就直接从大连跨越渤海海峡送到了烟台。这真是“多快好省”的一个标兵啊！

当时，我听了特别高兴，因为第一个把“烟台、大连之间可以建一条铁路轮渡”的设想通过新闻报道传递给烟台读者的，正是我1993年发表在《烟台晚报》头版头条的那篇文章。

1993年，创刊刚刚一年的《烟台晚报》派出三个记者入住烟台华侨宾馆，报道那一年的烟台市党代会。以往，记者只有每年“两会”才会住进宾馆随会报道，这次党代会让我们随团采访，可见市委对《烟台晚报》的重视。我作为《烟台晚报》的记者，和市委书记、市长接触颇多，发表稿件也很多。市领导对我也很信任，让我撰写关乎烟台未来发展的前瞻性重要文稿。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刊发的党代会专栏报道，第三篇便是——《假如有一条烟大铁路轮渡》。

这个设想，之前我跑市政府新闻时就多次听到过，而每

一个知道这个设想的人都非常高兴。因为建这样一条铁路轮渡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节省1600多公里的陆地行程，而且可以把东北和华东两大区域更好地联系在一起。有了这样一条轮渡，烟台就不再是交通末端城市，会成为一座新的交通枢纽城市，这样烟台发展的步伐不是会更快么？

1993年后，烟大铁路轮渡的话题在全市各个层面都成为热门话题。老百姓议论，相关企业议论，大家都翘首以盼。在这个话题之外，还有人提出设想建“南桥北隧”，即南面充分利用长岛的一些岛屿做串联建高架桥；北边跨越老铁山水道，建一个海底隧道。历史的脚步总是向前的，后来，烟大铁路轮渡在反复论证后终于上马建设了。这期间的1996年，我和孙洪威、徐修全作为《烟台晚报》记者参加“环黄渤海行”采访活动，去过大连、丹东、营口、锦州、秦皇岛等城市，乘坐的仍是跨海老渡轮。路上讨论过当年写烟大轮渡稿子的事，因为巧得很，我们三人都参加过1993年的党代会采访报道。

2006年9月，烟大铁路轮渡终于建成通行。烟台这边专门在烟台西港池四突堤处（零点处）建设了烟台北站，大连那边旅顺口也专门建设了烟大铁路轮渡的接驳站。那年的9月17日，一艘巨大的渡轮载着50多节车厢驶进了烟台。9月28日，烟台也正式驶出了烟大铁路轮渡的首班渡轮。那天的仪式上，我受邀出席。时隔多年，现场还有很多人记得当年第一个写烟大铁路轮渡报道的记者叫尹浩洋。

就在那一次，我又见到了一位“批评”我过早报道烟大轮渡设想的老领导，他拉着我的手很动情地说：“浩洋啊，还是你们这些年轻记者有魄力，有想法儿。我得为这个10多年前对你的批评道个歉嘛！”我笑了：“老领导见外了！您当领导我当记者初心都是希望烟台好，都希望让烟台既插上翅膀又脚踏实地地飞奔前进！”

一晃眼，又是20年过去了。2026年9月21日下午，我又一次目睹了“火车上船”，

而且这一次我直接在宽阔的甲板上，看着这艘高而巨大的轮渡在我的脚下缓缓地离开码头。那情景，宛如我在浩瀚大海中慢慢起飞了……

海水湛蓝，巨轮的前方辽阔浩淼，正逢秋天里最好的时光，阳光灿烂，蓝天白云，金风送爽，海波不兴。

这艘中铁渤海3号渡轮排水量将近两万吨，是亚洲最大的一艘海上铁路渡轮。我在驾驶舱和船长、大副一起交流探讨大船的启动、离港、走向及大船的发展，这对任何一个局外人都是很难得的事儿——尤其是我昨天就已经提前来到了这个驾驶舱“提前备课导游流程”了。

在驾驶舱里，船长和大副讲解完了启航前后的各项工作之后，话筒交到了我的手上。于是，我开始给来自中国铁集团四面八方的近40位领导和众多媒体朋友们再次做起了导游，讲烟大轮渡的历史，讲我们眼前的所有景象。我从徐福讲到日本在唐朝贞观年间开始往大唐派遣唐使，而前五批全是走的烟台路线。有人问登州乎芝罘乎？我再讲蓬莱作为登州治所出现是公元707年，而在此之前70多年的公元630年，日本遣唐使最喜欢的大唐港口是芝罘，芝罘也由此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港口……

我又讲起芝罘岛的千年古事，讲巨轮右边那标志明显的烟台山灯塔和烽火台往事，讲日本、丹麦、英国、奥匈帝国领事馆的故事，讲烟台港的故事，讲烟台开埠的故事，再讲烟台东炮台和李鸿章的故事，讲崆峒岛的故事。所有人都戴着耳麦认真地听着我的讲解，不时有人参与交流，尤其是带头的国铁集团济南局宣传部部长张志强先生，不仅和我互动甚畅，说：“我们这次‘书香之旅——跟着图书阅山海’活动中来了不少作家呢！你讲得可都是他们创作的好素材！”

一行人离开驾驶舱去观看非遗名作展时，我的“海上导游”也告一段落了。在热烈的掌声中，在这艘劈波斩浪的万吨巨轮上，我又有了那在梦境中自由飞翔的感觉。

当然，这次不是梦，是33年的梦终于圆满了……

人间百味，最难忘的不是山珍海味，而是藏在旧时光里的家常烟火。年少岁月清贫，物资匮乏的日子里，餐桌之上少有精致佳肴，可父亲用土灶炖出的土豆，却是镌刻在我味蕾深处的人间至味。那一缕灶火炊烟，那一锅软糯醇香的土豆，裹着父亲的温情与岁月的暖意，成为我余生最珍贵的味觉执念。

旧时乡村的土灶，粗陶砌成的灶台敦厚古朴，黝黑的铁锅牢牢嵌在泥土灶膛之上，历经数十年烟火熏燎，锅壁沉淀着厚重的烟火底色。每到饭时，父亲常会架起柴火，为我们炖一锅家常土豆。这道最简单的家常菜，从不是仓促促成，而是急缓相宜、文火慢熬而来的。

父亲挑选新鲜饱满的本地土豆，去皮洗净后切成大小均匀的方块，质地紧实。待铁锅烧热，淋上少许自家熬制的豆油，待油星微微沸腾跳跃，便下入土豆块翻炒。土豆裹上清亮油光，微微泛黄后，加入适量清水，撒上少许盐调味，不添繁杂佐料，全然靠着火候与时间，激发出食材本身的纯粹鲜香。盖紧厚重的铁锅盖子，烟火故事便在密闭的锅膛里缓缓上演。

起初用的是旺火，干枯的柴薪在灶膛里噼啪燃烧，火苗灼灼跳跃，舔舐着锅底，暖意顺着灶台漫开。不多时，锅内便渐渐生出细碎水汽，顺着锅缝丝丝缕缕溢出。随着火势渐盛，水汽愈发浓郁，白茫茫的雾气裹挟着淡淡的薯香，冲破锅盖弥散开来，温柔地填满整个农家小院。朦胧的水汽氤氲缭绕，像一层轻柔的白雾笼罩着灶台，模糊了锅沿与灶膛的轮廓，温热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光是站在灶边等候，心底便满是踏实的喜悦。

待锅内汤水轰然沸腾，咕嘟咕嘟的翻滚声此起彼伏，父亲便会换上细碎柴草慢火细炖。这是炖土豆最关键的一步：急火定型，慢火入味。微弱的火苗温柔熨帖，不疾不徐，让土豆在汤汁中慢慢浸润、缓缓软烂。时光仿佛在灶前慢了下来，土豆的香味在慢炖中层层沉淀，愈发醇厚绵长。

待锅内汤汁渐渐收稠，直至几乎完全收干，一锅极

致美味的土灶炖土豆便大功告成。掀开锅盖的刹那，浓郁的香气轰然迸发，瞬间铺满全屋，钻入鼻腔，勾得人垂涎欲滴。眼前的土豆块色泽层次分明，极尽惊艳。朝上的一面吸饱汤汁，被烟火烘得温润金黄，肌理蓬松饱满；紧贴铁锅的一面借着锅气炙烤，凝成一层均匀的红褐色锅巴，微微焦脆，自带独特的烟火醇香。

夹起一块土豆，外皮微焦不破，内里绵软粉糯，轻轻一碰便酥软化开。入口先是淡淡的焦香，随后是土豆本身的清甜，咸淡适中，鲜香醇厚。幼时的我，总守在灶台边翘首以盼，待土豆出锅，便迫不及待端起碗筷大快朵颐。软糯的土豆入口即化，满口留香，总能让我吃得酣畅淋漓，每每饱腹之后，肚皮滚圆，像盛满了清甜晚风的西瓜，简单的幸福溢满心间。

步入社会参加工作，单位伙房的崔师傅也做得一手绝佳的炖土豆，成为我异乡岁月里的一抹慰藉。他的做法与父亲截然不同，汤汁丰盈醇厚，土豆浸在鲜美的汤羹里，水润清甜，鲜香绵长，是另一种温润可口的风味，安抚过初入职场的懵懂与奔波。可舌尖味蕾早已被童年的烟火驯化，纵使汤鲜味美，却终究少了土灶柴火的粗粝暖意，少了记忆里独有的锅气醇香。

后来生活日渐富足，宴席佳肴、名贵食材不再稀罕，山珍海味摆满餐桌，精致繁复，风味万千。可尝遍人间百味后我才恍然明白：再贵的食材抵不过家常烟火，再精致的佳肴也比不上父亲亲手炖出的土豆。

老家的土灶早已沉寂，不再日日升腾炊烟。父亲已年过九旬，岁月染白青丝，沧桑镌刻眉眼。年迈的他再也无力围灶生火，为我炖一锅热气腾腾的土豆。那口黝黑的老铁锅，再也等不来灼灼灶火，等不来咕嘟作响的烟火滋味。

一锅平凡的土灶炖土豆，炖的是人间烟火，藏的是父爱深沉，忆的是青涩流年。纵使岁月匆匆，烟火落幕，那缕萦绕半生的薯香与暖意，终将永远留存心底，温柔我往后岁岁年年。